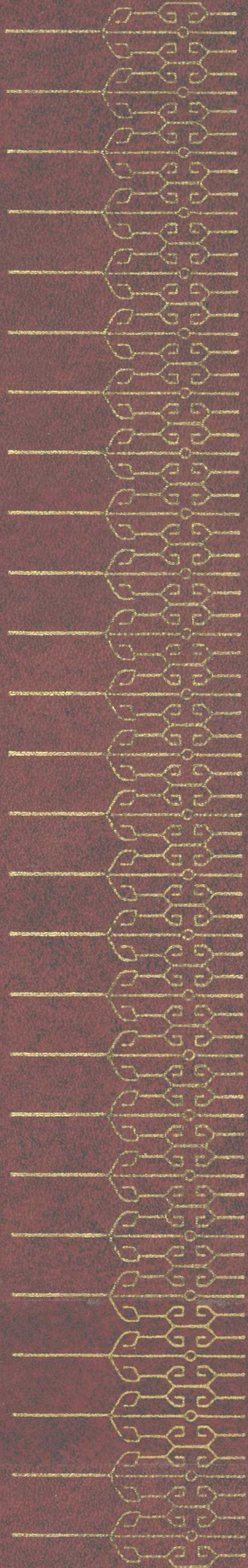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天心

王禹偁《復其見天地之心賦》 動者天地之用，其震也勃焉，靜者天地之本，其復也寂然。故二儀之心乃見，七日之義斯玄。自可要終而原始，何必俯仰而仰天。豈不以復卦之義，雷入於地，既反本以無朕，亦見心而有自。躁君不撓，遂明萬化之源；剝道方終，未覩一陽之至。其或鼓萬物，蕩六幽，上健行而弗息，下剛克而勿休。蒙亨艮止以互作，雷動風行而不收。此乾坤之功也，心無得而可求。及其化功成，物理革，高明之體無用，沉潛之形莫索，凝然若混沌之未鑿，寂兮如庖犧之未畫。此乾坤之本焉，心有來而可蹟。得不窮動靜之旨，審語默之端？其心斯在，其妙可觀。聖人見之，則政尚簡，教尚寬，棄智而化萬姓，垂衣而總百官。故帝堯之道，文思安安，非復之義者，諒至此而攸難。君子見之，則返諸身，視諸掌。既絕慮於嗜欲，乃游神於罔象。故孔子所謂『其道蕩蕩』，非復之至者，亦舍此而奚往？是知運行者，天地之時；寂靜者，天地之基。心亦在其中也，物莫得而見之。坐忘遺照之人，於茲得矣；至日閉關之義，何莫由斯？我后端冕凝旒，窮神知變，希夷之理斯極，清淨之風克扇。大哉！天地之心，明明而可見。

又《火星中而寒暑退賦》 惟大火之照臨，亦舒陽而慘陰。寒暑將交於時令，經躔必在於天心。冬夕午焉，栗烈之風自止；夏宵中矣，鬱蒸之氣爰沉。不知誰為種榆，其名曰火。隨衆星以拱極，正二氣而在我。小人怨咨之語，望之則銷；大鈞吹煦之期，違之莫可。所以指命顛頊，迴旋祝融。自然無出其右，寧勞舉正於中。乍疑日馭逐魯陽之戈，再懸碧落；定星示楚宮之役，迥挂長空。遂使祁寒知難而少抑，暑兩交綏而自息。垂綸之壤知止，衣葛之人動色。不知我者，謂我執造化以弄權；知我者，謂我正陰陽而作則。類聖人之南面，令之而必從；任天道以右旋，踰之而莫得。至若北陸兇殘，人斯鮮懼，層冰飛雪以俱至，挾纈重裘而罔安。我之中矣，可以卻彼司寒。又若南訛赫怒，人失其所，焦砂爛石以何盛，輕篷織緇而曷禦？我之中矣，可以祛其酷暑。是何表正二儀，亭亭在茲。營室樽巢兮，取之於彼；收

藏長養兮，何莫由斯？標不幸之功，所以均乎六義；示無言之信，所以成乎四時。大矣哉！行度無差，寒暄自退。天垂象以是仰，世作程而斯在。年年兮東作西成，明明而可久可大。

又《日月光天德賦》 日月焜煌，麗乎天兮秉陽，既垂光於率土，實耀德於穹蒼。配行健之功，功深煦育；叶無私之道，道契皇王。是何鑿混沌之精，挂羲舒之影。循環分晝夜之度，盈縮遞歲時之景。重輪重珥，為當代之休祥；行疾行遲，是何人之馳騁。但見乎來往天心，舒陽慘陰。浴咸池而杲杲，逗斜漢以沉沉。仰之彌高，自可侔於聖德；無幽不燭，固取象於君臨。藹藹晨曦，亭亭夜魄，覆盆雖隔於照燭，圓蓋實資於輝赫。運行不息，四時於是乎成功；遐邇具瞻，九土以之而光宅。觀其日之始也，升若木，拂扶桑，光天德兮臨八荒。龍吐焰而氛霾蕩盡，鳥騰晶而魑魅潛藏。於以瑞呈五色，於以明列三光。月之始也，出金天，突瑤水，光天德兮照千里。兔奔而桂影時搖，蟾躍而露華輕委。於以輾碧落而皎兮，於以掩繁星而嘒彼。厥象昭然，斯為得天。附高明而能久，蘇物彙以無偏。行中道而曠曠，幾彰聖代；逐左旋而出沒，暗送流年。我國家道契貞明，功齊剛克，修五紀以叶用，照萬邦而取則。夫如是，叔寶之徒，宜咏歌於帝德。

又《謝降御札表》 臣某言：今年二十二日夜，伏蒙聖慈，特降御札云云者。驕陽作沴，乃相臣調變之愆；乙夜飛文，見聖主焦勞之旨。引過咎以歸己，教刑政以留心，捧讀驚慚，不遑啓處。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為民父母，受天聰明，覃恩而已滅祿星，轉禍而尚憂時雨。側身修行，自符《雲漢》之詩；旰食宵衣，莫有華胥之夢。特形宸翰，備見天心，恨不自作犧牲，何止靡愛珪璧。諒至誠之所感，致甘澤以非遙。臣備位台司，親承睿旨。若歲大旱，多慚傳說之才；謂天蓋高，必聽湯王之禱。未蒙冊免，尤愧搢紳，而又誨以政刑，敢不勤於夙夜，少助憂心之意，庶成澍雨之期。伏限脚膝未痊，不獲拜謝闕庭。

宋祁《陳州瑞麥賦并表》 臣某言：伏以厥田惟上，界王國之右藩，以穀俱來，告我牟之紀瑞。事昭邦緯，美溢農書。恭惟皇帝陛下，茂擁蕃祺，恪經善物，弄漢田而勤畷，揉神未以訓勸。慮有九官，務盡耕耘之法；地雜五種，深防水旱之虞。屢救攸司，勸登宿麥。至誠上達，嘉氣下翔。發為兩岐，告成八政。田祖有神而徯應，守邦作繪以來圖。庖孔孔蕃，天心為豫，並

詔儒館，交採頌章。良史必書，無謝歸禾之命；升歌大備，遂高多稼之詩。臣位屬冗閑，辭流澀訥。隔從臣之品，無預奏囊；效遊董之謠，亦均嬉壤。冒聞黼几，集懼嚴淵。謹夙夜齋戒，撰成《陳州瑞麥賦》一首，隨表上進。賦曰：

冠三輔之上者，莫過於陳；接五穀之乏者，孰先於麥？當乘離之令序，挺降祥之瑞植。盛氣雲鬱，混辨隲之初霏；密穗金繁，動星田之霽色。兩岐旁秀，六穗五出。厥華芄芄，厥穎栗栗。田峻奔告，守臣駭觀。伴來以圖，悉上送官。他穀弗書，視參禾之最重；吾王攸助，知稼穡之惟艱。沐北爰采，罔劬乎力農；聞中益種，無聞於錫社。詎若天極歸貺，明神效異。借蕃椒之盈升，配命禾而合穗。迎層宙之休氣，冠中田之嘉穀。繪我於瑞圖，辨我於凡菽。蒙至尊之渥惠，播新聲於絃次。上可以薦清廟之馨品，下可以助外饗之食劑。

包拯《論星變奏》

臣竊見歲星逆犯房宿，近鉤鈐之位，於今月餘未順。按《天官》云：房四宿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曰四輔，股肱將相位也。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其房心於辰在昴，主豫州宋之分野。夫五星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主歲事，爲其統首。好生惡殺，安靜中度，則吉；變色亂行，則不爲福。或有凌犯，淹留不去，咎在仁德未修，誅罰未當。若犯房宿，亦責在將相之不稱職者。伏況國家盛德在火，歲火二曜，俱爲福星，房心又是宋之分野。今歲德失度，逆守於房，復近鉤鍵之次，徘徊未退，本意亦謂人君指意欲有所爲，而未得其節也。乃上天之意，所以篤佑聖宋，丁寧陛下，如是之至。夫變異之來，各象過失，以謹告人主，猶嚴父之明戒，可不寅畏恐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能應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善，則災至。要在所以應之。應之之速，非誠不立，非信不行。伏望陛下奮精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內推至誠，深思天戒，以天下至大，祖業至重，不可謂承平無事而可以佚豫爲治。外則邊防之大，戎狄可憂；內則機務之煩，紀律不振。況今政失於寬，而敝在姑息，官弛於苟簡。近下詔命澄汰流品，而才者未之進，不才者未之退。蓋有司務在因循，憚於甄選爾。且方內治亂，在陛下所任。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中外臣僚，其有老懦貪殘，苟刻奸佞，不當居職者，宜以時廢退；益選溫良醇厚之士，實之於位，令海內昭然知本

朝之所貴，豈不休哉！然後掖庭之中，簡去幽曠；宦豎之內，裁抑重任。發號施令，在乎必行；賞德罰罪，在乎不濫。振舉綱目，杜絕萌芽。如此，則災異消於上，禍難息於下，五緯循軌，四時和順，召天地之協氣，致邦家於永寧，願陛下力行而已。臣本以孤危，不知忌諱，惟陛下不以位疎言賤，留神省察，則天下蒙幸。

歐陽修《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蘇舜欽《復辨》

案《復卦·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爲心，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子討其意而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也。陽之始生，則有蘊育萬物之意，故《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是由陽生而見之也。當羣陰剝陽極盡之際，陰氣張王，漠然無有生生之兆，則天地之心何見焉？及夫剛長天行，陽氣下震，初九之爻布，而造物之意萌，則天地之心，雖微而已顯矣。若謂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則變化之功何有焉？《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又曰『朋來』，又曰『天行』，又曰『剛長也』，安得謂寂然至無邪？安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復。』蓋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既名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爲復，斯失之矣。夫復者，剛陽始萌，陰物衰謝，初包化生之心，潛而未運，唯聖人知其太始而言之耳。蓋神之所爲，至精至變，非聖人孰能見之？然天地雖以生萬物爲心，而萬物莫見其爲心之用，是冥然無有經營之迹也。故《繫辭》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之謂也。及乎雷奮雨潤，勾達甲坼，其仁則著矣，心則散而莫見矣。是則蘊而妙用者之謂心，行而成功者之謂仁，在聖人則爲幾深，及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則深與幾何有焉。《象》曰『后不省

方者，是先王察見天地造物之心而法象之，不親煩務，而專以沈謀研慮，將以鼓舞天下之民，以行乎事業也。若雲靜其動，止其行，至於無事，則失之遠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辨邪？

宋仁宗趙禎《日食正陽之月避正殿減常膳宰官乞復常第一表批答》 朕以菲德，統承緒業，兢兢夙夜，冀當天心。而正陽之朔，大明虧照，日與歲會，典術所忌，謹戒不遠，在予之躬。乃盈庭之臣，伏閣上表奏，欲還內饗之膳，復法坐之尊。豈朕所以畏威克己之意乎！

司馬光《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 熙寧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時王介甫言於上，以爲『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實於所試者。范景仁後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爲策目矣。』遂刪之。明日，禁中以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清臣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蓋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爲政者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蓋言與衆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爲，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紛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宜，《詩》、《書》陳迹，不可盡信邪？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願聞所以辨之。

呂陶《御試制策一道》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治，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艱於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謙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王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享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泊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

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續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悉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氣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佈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厚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遷，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予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臣對曰：臣聞大智者聖人之德，而虞舜察邇言，蓋萬事之統，顧省不遺而慮之深也。中行者君子之能，而仲尼與狂狷，蓋匹夫之志固守難奪而不可棄也。此二者施諸君臣之際，而要其歸，則上有求善無厭之美，而下不失爲盡節不欺之士。各崇所尚，義何虧焉？今陛下席太平之基，運獨化之術，元臣良輔講磨原本於內，庶官臺吏奔走職業於外，經制立而可以庇萬嗣，號令出而可以肅四方，治定功成，信有日矣。然猶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親策於庭，退託不明，延訪得失者，豈非虛己好問，求盡天下之情歟？臣愚不肖，不足以備當今之下執事。雖竭盡傾寫，安能補陛下萬分之一乎？然不敢以荒略無取爲解，而逆探朝廷之意，願獻於前者，蓋以爲賢良之義，貴犯而不貴隱，恐斯義之廢自臣始也。且人各有異能，而所以取之者必主於一。求將帥主於勇，求守令主於廉，求法吏主於文，而求賢良主於直，捨是則雖有異能，而亦不取矣。今將帥不言其勇而言其仁，守令不言其廉而言其通，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樸，則陛下取之歟？臣雖不肖，而所以進者賢良也，敢不一於所主，而求伸其志哉？恭惟聖策有曰：『昔明王之治，仁風翔治，德澤汪濊，四時調，萬物和，兵革不試，刑辟不用，雋賢居位，戎夷嚮風，建皇極以承天，斂時福以錫民，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陛下甚慕之，而訪臣以致之之術者，此陛下深思治體，而究其所由，欲均大利於四海也。臣愚何足以知

之？然臣聞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施設，固有先後。端本所以治末，慎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後於一日，乃治體之所起也。昔《春秋》以五始明王法，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深探其本，而所貴者始也。然則人君之卽位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始乎！兆民億姓延頸企踵，而覩其撫養也，則必有以慰其望；公卿輔佐致忠竭節而副其任使也，則必有以結其心，羌戎夷狄悚意懾慮而仰其懷徠也，則必有以悅其情。古之賢王深知端本慎始之義，而施設之具，無先於此。蘊之而爲盛德，發之而爲大政，如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潤澤，使人人聞之，率皆聳動鼓舞。以爲吾君之有某善，則吾之幸也，吾君之業某事，則吾將享其利焉。是故散而爲仁風，霈而爲德澤，幽可以調四序，明可以和萬物，兵不試而威立，刑弗用而政成，俊傑在位而百職舉，羌夷款塞而九貢集。大中之道建而上順乎天，五禮之福應而下休於民，日星雨露、鳥獸草木，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書》稱高宗之德曰：「作其卽位」，「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詩》稱成王之嗣政，則以小惑慎微，恭之進戒爲先務，豈非端本慎始之意乎？及其明驗大效之見於後，則德業昭著，教化深厚，措世父安，傳祚永久，得不盛哉！今陛下承五聖之統，講求治具，而以任大守重爲之憂，故臣敢以端本慎始爲獻。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以慰生民；不聞老成之謀，以結公卿；不興疆場之事，以懷夷狄。惟陛下深思而切究之，則堯舜之治可以積久而致，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聖策曰：「人君卽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享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尤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者，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順之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感，《洪範》之陳五事，《春秋》之書災異，皆其微也。然世之說者有兩端焉，一曰彼穹然居上者，何預於人事乎？日月星辰之凌錯，陰陽旱水之愆亢，皆大數使之然，未必發於政事，是天之與人離爲二而言，非嚴恭寅畏之道也。一曰災變之來，率以類應，某政之失則召某祥，某事之非則感某異。蓋自兩漢諸儒，若劉向、董仲舒、郎顛、龔、楮之徒，皆指時事一一以明之，牽聯遷合，務必其驗，是不能推明天人之大端以啓導世主，而徒溺於讖祥也。臣以謂之不然。夫天之降命於君而付以大器者，必有扶持全安之心，警懼告戒之意矣。示以災沴，諭以變怪者，欲其飭躬而務德，慎事而圖寧也，非無預於人事也，非指其一一之失而致也。天人之際如是而

已。陛下卽位以來，勸精庶政，蟲魚草木率被煦養，而改元之歲，日食三朝者，天心之愛陛下，而告以始終之義也。改元者，陛下踰年頒政之始，更新萬事之時。日者至明之物，不可輒晦。天意若曰：陛下宜慎之於始，輝光盛德，而不可少虧也。仲秋之後，九州之地，大半震動，大至裂陷，小亦覆壓，京師亦震，冀方最甚者，天心之祐陛下，而示以安危之端也。地者至靜之物，常處其安者也，一失其常，動而已。天意若曰：靜而失常則安，動而失道則危，願陛下居安而慮危也。祖宗由河朔而起，則冀方如本封，陛下以四海爲家，則京師如堂室。震動之變，形於斯者，非獨外憂可虞，抑亦內患可慮也。夷狄之憂生於綏御之失術，軍旅之憂生於威愛之偏任，環衛之患生於防禁之疏略，近習之患生於任使之過重。此四者，世嘗有之，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至於虹貫日，地生毛，太白經天，災惑失度，此又警戒之深也。教化有未備乎？德澤有未至乎？賦稅過重乎？刑罰失濫乎？干戈可虞乎？盜賊不戢乎？大槩必有以感之，故天意諄諄而不可已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包桑。」言恭通之世，深念其危，則悔吝不生矣。《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言蒞政之初，慎其小，則禍敗不至矣。願陛下思天人之交，窮《詩》、《易》之戒，則大異弭去，而和氣感召。如影響焉。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尤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者，臣聞古之聖人未嘗不動，文王之治，日至中昃而不遑暇食，然至於庶言、庶獄、庶慎，則罔收兼之，惟有司牧夫之是任，蓋勞於求才，逸於任賢故也。且帝王之道與天地參，天地之化，分任四時以生成萬物，而不專於一草一木之長育，蓋元氣統於上，而萬物無不遂者矣。帝王之道，慎擇羣賢，以翊輔萬政，而不偏於一物一事之修飾，蓋至權歸於中，而萬政無不舉矣。恭惟陛下體乾之剛以運動，法離之明以照達。既得羣賢以任之，又舉綱要以濟之，則文王勤治之德，偕美於古，而虞舜無爲之功，復見於今也，苟簡之習何慮不革哉？

張載《張子全書·橫渠易說·復》 復言「天地之心」，咸、恆、大壯

言「天地之情」。心，內也，其原在內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剝，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卽生，更無先後之次也。此義最大。臨卦「至於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於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斷，故言「七日」。七日者，晝夜相繼，元無斷續之

時也。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爲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復於地中，卻是生物。《象》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迄於今，蓋爲靜而動。天則無心無爲，無所主宰，恆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己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

程頤《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臣珣言：伏觀八月八日詔勅，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災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與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略】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相，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

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

孔文仲《制科策》

皇帝詔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敘時福以錫庶民。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艱於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謙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食三朝，泊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羌裔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儻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尙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改，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序；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爲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爲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弗艱，行之惟艱。」予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莅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疏遠切直之

言；間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策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文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議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洋，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歟？』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先其小而後其大，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和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薦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循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載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

梁燾《上哲宗言彊君權以來祥應》 臣伏見春秋大旱，陛下祇敬恐懼，上承天心，靡神不舉，未獲嘉應，雖陰雲屢起而甘澤不施，其何故哉？豈天意有所未順而神貺亦以少靳乎？陰雲屢起者，精誠達也。甘雨不施者，

和氣隔也。臣聞天之沉陰積久而不雨，亦猶人之退託猶豫而不斷也。今者夜多寒氣，晝多蒙氣，日少清明之光，皆陰盛而陽微，臣道強而君德弱也。考之前言，尤爲誠懼，消伏變異，正在聖明。伏望睿慈，上觀天氣，下察人情，凡朝廷之事，聰明所見，洞然無疑，謂可施行者，皇帝面飭大臣必行之，加以剛斷。如是則習於萬幾之務而聖政日廣，眞太皇太后保佑之功也。惟願深思臣言，無惑儉佞之說，則上循國體，下慰人望，臣不勝忘身懇切之至。

又《答太皇太后言旱澇非時數》 陛下之言失矣，人主當上畏天威，以爲警戒。今陛下未有畏天之實，乃曰時數，此意恐不出聖心，必出左右取悅之言，上惑聰明，是深誤陛下也。陛下愍物憂歲，懼災省己，刻意至誠，必有時雨之應。若懷疑致惑，歸之於數，而不自責，何以上當天心，銷伏災變？天去人咫尺，應響如答。湯以六事祝山川，言未已而雨；宋景公有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陛下以母儀保佑官家，親天下事，至於言動，便有史臣書載，垂示萬世，豈可不謹也？願畏天之威，順天之道，從民心，召和氣，誠意如此，何憂不雨也？

又《上哲宗乞勿復興河役以誤農作》 臣風聞朝廷議以封樁錢雇夫修河，臣未敢爲信。既有所聞，不敢不以上達，若果有此事，後時言之，卻恐難回已行之命。竊以昨緣久旱，聖恩放免夫役，歡呼之聲，道路相聞，中外感悅，人人慶快，必然已達睿聽。未及一月，而議者卻欲雇夫。臣嘗面蒙宣諭，雇夫只是名爲和雇，其實差科，聖明已察其弊。蓋官司貴得易爲管勾，所以須要土著之人，雖朝廷約束丁甯，終不免於騷擾。當此大旱之時，尤更有害農作。況今漸近穀雨，數日間若得膏澤，便要播種，正是農忙，豈復得暇從役？若此令既下，必動百姓憂疑，遂易歡呼復爲愁嘆，甚不副天心仁愛矜恤之意。欲望聖慈，特賜詳酌，候奏稟取旨，面賜誡飭大臣謹守已行之命，取信天下。

又《上哲宗論日食》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也。以清明薄照爲德，而不容蔽虧侵掩之爲患。一有此變，則君德傷矣。乃今春以來，蒙濁霧翳，不見清明之景者，跨六十日。間得一仰暘潔，則欣欣然物榮而人喜。今又食於五月之朔，爲變亦已甚矣。《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滅。《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爲常也。日食則不善矣，惡其主君之占，非太平之象也。』臣竊爲陛下憂之，亦以爲陛下之賀也。

自古衰亂之國，必有日食星辰之變，而日食爲之最，此臣所以憂也；自古明昌之君，逢災遇變，飭躬寅畏，應天以誠，終回答謫，不損爲聖，此臣所以賀也。恭惟陛下以上帝眷命，早有天下，並明文母，臨制四方，退託謙恭，無所專斷，言動中禮，不聞過舉。何其天鑒昭昭示戒，如警失道敗度之君？甚可畏也！或者陛下以盛妙之年，居崇高富貴之位，養心之道猶未加焉，故天心垂以譴告，欲陛下飭躬寅畏，應之以誠，則除災而集福矣。臣願陛下思所以銷變之理而上悅天心。夫銷變之道，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進學之敏，莫如專志。志專於爲善，則氣定性復，聰明日開，真積力久，爲聖益聖。夫如是，可以迎天地之貺，揚祖宗之休，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澹然高拱，坐擁古隆之符矣。董仲舒有言曰：「天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陛下以堯舜之資，聖敬日躋，加以好學之志，當爲太平有道之主，天之顧諟感應純佑，豈止仲舒之所稱者，亦在陛下勉之不懈而已。夫帝王之學，當知其大者遠者，不在辨章析句，總攬纖微，蕪蕪文章，滂洩議論，屑屑若儒臣之爲也。所謂遠大者，豈無要耶，臣謹獻其略。夫明主可以靈承上帝者莫如敬，臣願陛下事天以敬；明主可以得四海之歡心者莫如孝，臣願陛下奉親以孝。使羣臣之喜樂盡忠者莫如信，臣願陛下御臣以信；使百姓之家給人足者莫如仁，臣願陛下養民以仁。使政事惟醇，不令而行者莫如勤儉，臣願陛下治己以勤儉；使左右安寧，中外附豫者莫如寬宏，臣願陛下容下以寬宏。敬天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究至誠之實。孝親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盡愛敬之力。信臣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辨邪正之情。仁民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達富壽之術。勤儉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適中道之用。寬宏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識敦大之體。惟其進學則盡之矣。伏惟陛下屏遠聲色，親近書史。宮中清燕，日深記誦。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講議。不必務求多速，常使日力有餘，暇而致精，樂而忘倦，日就月將，自成廣博。克勤於學，則德明而君道彊；不勤於學，則德微而君道弱。君道之弱，雖無災異，足爲懼畏；君道之彊，雖有災異，可以銷伏。惟陛下誠能存畏天之心，發進學之志，天心聽之，忻然降福。蒙濁之咎，終無辰月之驗；薄食之變，必有雲雨之應。精意

所感，吉符是隨，上寬太母憂勞保護之慈，下副中外欣戴瞻望之願，享國永年，比隆仁祖，此宗社之慶，臣民之幸也。臣天與朴忠，向亦自竭，今不敢以在外疎遠，少怠愛君之誠。狂直之言，惟陛下財赦。

邵雍《漁樵對問》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動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動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反。夫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天道

趙普《論彗星奏》

臣伏觀御批劄子云，所爲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違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任，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忝列三台之首，慚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疏遺，寧免妖星謫見。被苦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奈皇情而莫測。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自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恩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

祥。令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纔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詭譎，未明真偽，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委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堯典》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

一、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云：「攬槍為天棊。」音樺。又曰：「彗星所為掃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如箕，亦為字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闇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為水旱飢疾，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凡關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行於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野，諸國不見。齊侯使禳之。禳，以術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下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義》：「翼翼，共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故四方之國歸往焉。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故四方之國歸往焉。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回？違也。」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政，民卒流亡。」《逸詩》也。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政。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國有機惡，彗星不可禳也，唯有聖德可以禳也。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白。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矣，吳蜀無事，此其驗也。」時魏文帝居中國，蜀先主居西川。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應天道。」時後魏孝明帝居中國，梁武帝居江南。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星見於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

「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於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諂佞人也，乃是希高宗旨，贊成廢王皇后，立武昭儀，並殺長孫無忌者，不由正道。因此作宰相，身死之後，定謚為「謬」。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之說。伏況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陛下親行；變災為福之祥，乃為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伏望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略】伏況前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懷悚、戰懼兢惶待罪之至。

宋太宗趙匡胤（又名趙匡義）《彗星見赦》 朕膺降命，寅奉丕圖。躬親庶政之餘，泛覽前王之誥，何嘗不春冰在步，朽索居懷，上以畏天地之神靈，中以保祖宗之洪緒。然而涉道猶淺，燭理未明，誠不動天，信未及物，刑罰有所未當，政教有所未均。天道無言，星文有變，仰觀垂象，深用咎心。緬思罪己之言，方切在予之責，庶幾惕懼，聞達高明。冀其桑穀生朝，未累商王之治；熒惑退舍，以符宋景之仁。雖云避殿撤懸，自從於貶損；曷若御樓肆赦，廣示於哀矜。宜覃曠蕩之恩，溥洽寰區之內。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先王治國，止務於修身；惟辟奉天，敢忘於明誠。更賴庶尹卿士，共勵忠勤，將相盡忠，輔予不逮，化祿為福，永孚於休。自邇及遐，當體朕意。

王禹偁《天道如張弓賦》 上天如之何？匪謙莫益；張弓如之何？匪高莫抑。瞻倚杵之為狀，考彎弧而取則。所以老氏曠之以立玄言，王者法之而建皇極。豈不以天實虧盈，弓唯審固，既命中以有式，若無親而設喻。善惡之効，自應弦而靡差；禍福之祥，同流矢之所注。吾嘗觀善射之人，如天道兮有倫。下者舉其勢，高者俯其身。左馬右人，落彀中而不失；十發九中，視掌上而彌親。人嘗觀上玄之理，與張弓兮匪異。損有餘以示誠，補不足而平施。小人用壯，唯六極而是罹；君子好謙，乃百祥而咸萃。又嘗觀上聖之姿，法天道兮緝熙。令先禁於強暴，心不忘於惇嫠。百姓與能，自樂財成之道；四時咸序，爰歸輔相之宜。天之道也既如彼，弓之義也又如此。懿

乎男子之事，克叶聖人之旨。自可移於邦，求諸己，蓋哀多益寡者焉，唯舉下抑高而已。夫如是，則張其弓，挾其矢，體由基之所長；天道遠，人道邇，非裨竈之能量。是以君者撫其弱，抑其強，如猿臂之盡妙，中鵠心而允臧。向使天理或爽，君道靡常，自然反時而反德，又烏可稱帝而稱王者哉？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又《省試三傑佐漢執優論》

夫百姓不能自治，命聖人以治之；聖人不能獨治，生賢臣以佐之。粵自有天地，建國家，歷代已來，固非賢而不又

也。在昔嬴氏之有天下也，蠶食六國，虎噬兆民，君政猛於豺狼，人命輕於草芥，役五嶺之戍，起阿房之宮，坑儒學之徒，惑神仙之事，築城北塞，鞭石東溟，蒼生嗷嗷，上訴求主。天命高祖，革秦之暴，纂堯之緒，斬蛇於大澤，逐鹿於中原，雲飛豐沛之間，雷動崤函之地，將欲洗萬人之塗炭，救六合之分崩，乃生三傑以佐焉。則有應炎漢之運，儲昴宿之精，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於千里，約法令於三章，收圖籍之書，令府庫之利，使諸侯同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鄼侯爲一也。則有繼韓國之裔，受黃公之書，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蔚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爲二也。次乃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強齊如拾芥，虜叛魏如摧枯，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史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爲三也。故高祖嘗曰：

『此皆人之傑也，吾能用之，奮布衣而取天下，未爲艱哉！』然則漢猶鼎也，三傑爲足以負之；漢猶天也，三傑爲辰以燭之。鼎去一足則有欲傾之虞，天闕一辰則失經躔之度，漢虧一傑則無霸王之業。豈非天之道啓聖哲，救黎元，滅亂秦，殄強楚，而興大漢哉！不然，何龍虎風雲會合之若是邪！噫，輔弼則同，優劣斯異，故謂『韓信之功如獵犬，雖云有獲，蓋指蹤在乎人矣。』如是，則蕭、張、人之功也；韓信、犬之勞也。優劣之義，不其明乎？其或得名遂之道，其在子房乎。故蕭公受繫，韓信受戮，雖成功於前，終貽憾於後。未若定儲君之計，從赤松而游，遠害全身，垂名於萬世者，不爲優哉！

又《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勸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

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闕，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聽甚邁，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怙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爲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年月日記。

又《王氣臺銘》

觀古之王者，築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凶，知政教

之善否。理合天道，垂休降祥，則必日新其德以奉之；化失民心，爲妖作沴，則必夕惕其躬以懼之。如是，則變禍福而返災祥，不爲難矣。烏有築高臺，厭王氣，行巫覡之事，禦天地之災者乎？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甯長距，雞鬥六國而擅場；復以鈎爪鋸牙，虎噬萬方而擇肉；終以多藏厚斂，蠶食兆民而富國。然後成五嶺，作阿房。驅周孔之書，盡向回祿；惑神仙之術，但崇方士。收大半之賦，則黔首豆分。用三夷之刑，則赭衣櫛比。鯨鯢國政，螻蟻人命，原膏野血，風腥雨隴，六合敖敖，上訴求主。天將使息肩於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之氣。於是祖龍巡狩，築臺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拔之於漢，秦獨厭天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築是臺，告天引咎，遷善樹德，封六國之嗣，復萬民之業，薄賦斂，省徭役，銷戈鎗兵，勸茲稼穡，誅高、斯之暴政，修唐、虞之盛典，下從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消矣。劉、項之族何由而興哉？某游豐沛間，睹臺之舊址，思古眺覽，悵然有懷，捉翰濡毫，遂以爲銘曰：

臺之築兮，救秦之衰。救之不得，爲漢之基。氣之厭兮，慮漢之昌。厭

之不得，速秦之亡。秦之厭漢，其惟一身。漢之厭秦，乃有萬民。高臺巍峨，王氣氤氳，秦政已矣，漢德惟新。快快前古，芒芒後塵。故國無沒，荒臺行春。行人環睇，惻愴斯文。

范仲淹《天道益謙賦》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不幸，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濟，屯者自我而亨焉。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為政，敦稱物平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衷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芳。於以見其物理，於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不昧；陽盡剝而求復，其義爰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無迹；盛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苟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有中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己之君，我則助勃興而無斃。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必照；在焦枯者，雨露必霑。取類而信，如江海之潤下；殊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觀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貴必始之於賤，益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無私；往者屈而來者伸，萬靈何遁。大哉！覆受無遺，神之聽之。執虛者不言而應，用壯者雖猛何為。卑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之者，不失其宜。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是賴，無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義。

謝絳《因災異言時政奏》

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畿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顛事者知，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早。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故水未復而繼之以旱，此天所以誨告陛下也。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闔，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

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墍。願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

包拯《彈張堯佐奏》

比年以來，陰沴過甚，水壞城郭，地復震動，大河決溢，沈溺者衆，是皆羣小之道盛也。雖陛下精誠感發，未能遽然消伏，何者？天道福善禍淫，與衆同欲則依，從己之欲則違。今億兆之衆，謂三司使張堯佐凡庸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是非倒置，職業都忘，諸路不勝其誅求，內帑亦煩於借助。法制刑弊，商旅阻行，而堯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來災沴，實自斯人。臣等竊以任用堯佐以來，百怪漸露，是上違天意也；萬口交譏，是下拂人情也。違天意，則善應差殊，雖禱祈禱祀，無以益也；拂人情，則治風頹弊，雖督率糾攝，無以拯也。陛下何此一堯佐，上違天意，下拂人情，而檢成危機者乎？實為陛下痛之！親昵之私，聖人不免，但處之有道，進之合宜，使不踐於危機，而常保於安地，斯為得矣。若不卹人言，罔顧天戒，禍不止其人，又貽患於國家。前古得喪之迹甚多，願陛下留神究觀焉。

歐陽修《畏天者保其國賦》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為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降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興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為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洽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懷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无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為懷，見楚莊之勿伐；不

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違啓居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滄雷著修省之說，於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懸悚以爲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爲大，而君則之，故定於萬國。

又《石鷄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六鷄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於宋，星也。六鷄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鷄，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鷄。」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鷄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鷄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鷄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鷄，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鷄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鷄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鷄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鷄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鷄先言六者，石、鷄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鸚鵡來巢」不書幾鸚鵡，豈獨謹記於石、鷄，而忽於麟、鸚鵡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

範疇總部·北宋部·世界觀分部·天道

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又《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又《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象》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又：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

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韓琦《北嶽祈雨文》

某聞天之爲道也，惟民善惡而禍福之。然推其仁於福，則所任者多於禍，則有所不忍焉。神之爲靈也，能謹其所以禍福，而協天之仁者也。比歲以來，河朔之民罹大饑饉，幸而全者無幾。某爲治祠下，行二期矣。夙夜祗慄，不敢慢其政以干神禍。每春夏之交，水旱萌沴，穡人駭憂，必請救於神，而神應之。夫豈守臣一冥禱而能感於神哉？誠蚩蚩之民，無大罪惡，天與神哀其窮，不忍終其禍而致然也。今歲方春，而羣陰用事，霾風晝昏，陽氣迫而未宣，雨意兆而復收。農力於田，惟歲是虞。豈天與神仁於任福，而不忍禍之之意邪？神其驅叱癘妖，奮示威德，霈然施澤，俾遂有年，則民知神休，孰不思報？尚饗！

又《太原諸廟祈雨文》

某聞天道之主於仁，不則人何以保其生；神之道亦主於仁，不則人何以通其誠。嗚呼！天與神之道皆主於仁矣！何方霜旱之後，既俾其田大茂，垂及有年，而反枯槁之、螿蟄之，使民終日哀祈呼。

邵雍《洛陽懷古賦》

洛陽之爲都也，居天地之中，有終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始半歲，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寶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諭。君玉好賦，請以賦言之。

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於方來，不號令於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爲茂草；園圍棋布，荒而爲平野。鸞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爲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爲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灑、澗之側，此唯舊都。迄於今日，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

來之國家也。噫！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壞。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經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強而擅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鷄狂而犬吠。或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爲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効之也，自人而効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爲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爲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爲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爲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爲大也，能致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湯。嚴法令於烈火，肅兵刑於秋霜，竦民聽於上下，懼夷心於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其四曰：時若傷之於隨，失之於寬。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冗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蓋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耗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重輕逸權，不有水旱兵革而民已困，而況有水旱兵革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爲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爲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爲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

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韓絳《講堂箴並序》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之心異乎哉？

動而任於理，則天道是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說者，必以三才之原未始出乎一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發也，則粹德內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而皆中節也，則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中者性也，寂然而有容，則與天道合焉；和者情也，澹乎其若忘，則與聖心會焉。所以八卦九章推明天人相與之際，而著為吉凶休咎之符者，非三才一原之效耶？自古教化之迹或因或殊，然而未始不本諸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皆不待學而後知，直出於性理之常分爾。況乎學斯學者宜何如哉？惟不獨私乎其身而已，為能推而大之，包乎四海而不外，詡乎羣物而不遺。使六沴弗得作，諸福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有肆情縱欲，暴蔑禮義，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咸，矧肯仁於親戚鄉黨乎？矧肯憂於鰥寡孤獨乎？是皆不知反求諸躬，自滅天理，違所以養命之道，以取禍敗。顯則有金木訊之，甚則有鬼神譴之，是豈非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養士，使適是道，而後養乎蚩蚩之氓者也，豈徒華言詞以自矜，飾聲名以自高，希寵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於彼，而三者亦兼而有之矣。成都之學，郡國莫先焉，士人之衆，四方鮮擬者。其講堂舊卑隘，不足以容，諸生僉謂予曰：『蔣侯嘗建西學，後即毀撤，其基尚存，盍與築焉？』因相其所圖，構廣廈為十有三筵，度深稱是。以甲辰歲三月庚申落成，者幼縱觀，咸曰時當。於其且，則先生正衣冠，帥諸生羣萃於是，以習揖讓周旋之儀，相與衍聖經以明乎天道，治性情以至乎中庸，使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老老幼幼一之乎大順。故伸而上之以事其君，則誠節於是乎立；推而下之以庇其民，則事業於是乎成。不自德而德隨之，不自功而功與之，使風化之盛不其虞虞乎！然則學校之設，將以講求三極之道，沉浸先王之澤，盡在是矣，豈曰無用之地，不急之務哉？予慮是堂異時或若西學之廢，輒為之箴，以告當御。休哉天民，有物有則。弗完厥中，自肆戕賊。聖哀其愚，化奚由默。圖維敷施，明用後德。學校之興，教育有經。賢率不肖，胥及羣氓。豈伊異術，一本爾情。情之不極，淪以蹈刑。止邪未發，將保爾生。靡戢靡正，瀆性之靈。自禽自棄，烏足與齒。師生其難，思迪

範疇總部·北宋部·世界觀分部·天道

於禮。在昔有若，去座為耻。賜不受命，萬世攸鄙。矧過是者，言行之偽。敢登此堂，寧無內愧。斯庭燕閒，斯宇宏邃。揖讓威儀，講問道義。下士背馳，君子來視。毋或壞墮，永錫爾類。

韓維《乞省末事憂饑民劄子》 臣伏見累月以來，氣令舛逆，寒暄不

常，暴風數興，雨不得下。傳聞諸道州軍頗多旱暵，螟蝗滋生，浸難撲滅，百姓艱食，至有啖木皮者，流離轉徙，未有自生之路，言之可為流涕。陛下嗣位之初，羣下翕然，稱頌聖明。人情既悅，天道隨應，月光清潤，嘉澤屢降。今者天道人情頓與始初不類，意者竊恐陛下言思視聽之間有所未當，惟陛下靜誠一，思惟天戒，專以百姓困窮為念，君臣協心，講圖惠政，以救此急。至於繁文迂議，無益天下者，且可一切罷置。上以申勸精求治思道之志，下以無安元元，仰答天意。

文彥博《祭法天道賦》 稽立言於往典，考至德於明君。承大祭以無

忒，法高穹而有聞。約祀為儀，隨時之義寧爽；蘋蘩致潔，用天之道爰分。昔者明王，古之君子，著誠將格於祖考，昭孝遂嚴於禋祀。必防黷祭之失，乃協奉先之美。所以法乾造以無違，順天時而有紀。外盡物而內盡志，既表優然；春曰禘而秋曰嘗，皆符倬彼。禮無違者，神之饗之。順寒暑往來之節，感陰陽代謝之宜。簋簠斯陳，忱惕於履霜之候；黍稷是薦，齋莊於濡露之時。然則域中四大，實本於天；禮有五經，莫崇乎祭。伊祭典之克舉，與天道而相契。不疏不數，爰遵奉若之規；是享是宜，蓋得欽崇之制。是知威儀抑抑，夙夜兢兢。將惟馨而是薦，在無變以為能。感於神明，舉十倫而寅奉；行其典禮，循四序以欽承。故得愉愉之忠是伸，禳禳之福可納。或宗祀之怠棄，則禍淫而暗合。不然，則何以歲祈百穀，消辰日以郊耕；君主五行，體盛衰而祖職。則知將制其祭，必本於天。於以表乎思孝，於以示乎承乾。率神而從，固未彰於純嘏；被袞以象，可同致於吉蠲。偉乎！潔彼踐籩，具其繡藻。欲恭致於薦享，皆冥符於穹昊。是則葛伯之為仇，焉知天道。

周敦頤《通書·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又《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

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又《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劉敞《罪歲賦並序》

《星傳》曰：『歲星所居，五穀逢昌。』又曰：『其國不可伐，伐之反受其殃。』所從來久遠矣。自去年而歲旅於鳥帑，及今期焉。鳥帑曰翼軫。翼軫，楚也。自黔中至於長沙，自鄢郢至於鄂，皆楚也。於歲星至之日，鄢大水，壞其兩邑。其後黔中、長沙之蠻皆叛，所殺掠編戶不可勝紀，吏士死者數十人，廝役廬養死者數千人，今又大旱，安在其逢昌且不可伐也？予甚惑之，作《罪歲賦》云。

昔余受命於聖哲兮，謂天道其不吾欺。何重華之莫予諒兮，忽乎使予以交疑。歲涸灘之南征兮，旅鳥帑以徘徊。美警史之有言兮，曰允慶而無留。皇天既付至仁兮，固下民以爲歸。忽不察予衷兮，紛多故而逢殆。民離散而震愆兮，洵擾擾兮晦在。何向者慕用之誠兮，今顧爲此敦害？水與旱以並爽兮，中與外而交悴。天蒼蒼其不言兮，吾誰與鑿夫賞罰？吾初惡夫佞人兮，在邦家而必聞。羌名是而實非兮，苟以濟夫不仁。何重華之昭晰兮，猶有此之不清？棄終古之所守兮，喪厥初之令名。察重華其若茲兮，又況三苗與驩歟？寧世道之交喪兮，余豈不知其郵。入周章兮帝廷，出旁皇兮兩垣，哀蠹蠹兮下民，君胡悅而宴安。祛君蔽兮任忠，敷大德兮無窮。降福兮穰穰，憂民兮憺憺。往者不可及兮，來者猶可終也。

王安石《郊宗議》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

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曰，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

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然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臬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尙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又《周官新義》卷一〇

大小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謖之法。一曰致謖，二曰簡謖，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征，行役，討伐。象，天象變動。與，有所與。謀，有所謀。果，果不。至，至不。雨，雨不。瘳，瘳不。征事大及衆，故征爲先。瘳不及衆，私憂而已，故瘳爲後。象則天事之大，雨則天事之小。天事之大而在征後，則天道遠人道邇故也。先雨後瘳，則雨及衆故也。與先謀，則有所與之宜慎，甚於有所謀。謀先果，至則果。既有爲也，卜其果而已。至，既有行也，卜其至而已。

劉敞《設常侍郎對》

漢景帝用晁錯爲御史大夫，帝過郎署，見常侍郎，問曰：『吾以錯爲三公，人以謂何如？』常侍郎曰：『幸甚。陛下之知錯也，以錯爲大忠焉爾。陛下之用錯也，以錯爲大材焉爾。』帝曰：『固然。』常侍郎曰：『錯不變更高皇帝約束，陛下不以爲材。錯不別疏人骨肉，侵刻宗室，陛下不以爲忠。然則高皇帝約束雖仍舊，不可得矣。諸侯雖欲無罪，不可得矣。』帝曰：『何哉？』常侍郎曰：『錯，潁川男子也。文學不能以出衆，容貌不足以動人，使居鄉里，勢不過得爲掾、功曹，錯不願也。錯峭刻爲忠，而陛下信之。錯非苦爲材，而陛下用之。錯今爲三公，富貴榮顯，然則極錯

所欲，盈錯所願，漢安得無事，諸侯安得無罪乎？』帝曰：『吳王詐疾不朝久矣，其罪大，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常侍郎曰：『先賜吳王几杖，不朝數十年矣。吳王漸漬恩德，雖圖不善，不忍爲也。陛下今使錯發之，吳由錯反。而謂不削無錯，吳何爲有謀乎？』帝默然。常侍郎曰：『語有之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是天道也。』（陸）下雖固愛錯，不能違天。『錯將有大怨，侍郎謝死罪。居三月，七國起兵，帝憂懼，要斬錯以謝七國，然後知常侍郎爲賢者也。』

呂陶《湯周福祚如何論》

甚矣，天道之難言也！六經之說有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儒者守之以爲定論，而謂其可必也。予考以人事而實其福善禍淫之說，則亦未必皆然。蓋昔者司馬遷以爲伯夷、叔齊以義諫周，食薇而死；顏回無遷怒貳過之失，孔子美其好學，而亦夭喪；盜跖恣行暴虐，日殺千人，反以壽終。天之報施善人，信何如哉？此史遷疑而未辨，學者嘗惑之矣。至於班固評張湯、杜周之子孫，則又可疑焉。固之言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列於酷吏，皆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夫蕭何、曹參之才，張良、陳平之智，與高祖經營天下，措之又安，要其所以興利除害，功濟斯民，蓋亦深也；韋賢、貢禹之學，匡衡、薛宣之能，其輔導時君，有補於治，蓋亦多也，而其後子孫或數十年而世絕，或一再傳而國除；彼持法刻深者乃享祚悠長，有至建武而後絕者，豈報施之理不得而知之歟？竊嘗思之，顏子死，孔子謂之不幸。夫以德而夭，聖人以爲不幸，則德而壽者，出於幸而已。使天之禍福家至而人論之，則審無可疑，而聖人亦不以幸不幸爲之說，而乃徧覆包含於九州之內外，爲善於此者，未必蒙祐於彼，履惡於下者，未必獲咎於上，則難以一人之報施而言天矣。以聖人幸不幸之說而求其福善禍淫之應，則天與人兩不相廢，而教存於中，夫又何疑焉。且於公之善，聽其高門以自顯，豈幸哉！丙吉之陰德，則傳子而不候，蓋不幸矣。湯、周之福祚，抑可明於斯也。』

張載《正蒙·天道篇》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

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

範疇總部·北宋部·世界觀分部·天道

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

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

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

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

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

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

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

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

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貞）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貞）觀不爲天地所遷。

程頤《論十事劄子》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

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

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恆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置，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動，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

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貨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澤，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禿，斧斤焚蕩，尙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程頤《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乘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敘，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為道，其發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迹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敘，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